

江南梅雨

□王孝付

我平生不喜欢阴雨天，却唯独对江南的梅雨情有独钟。

虽然江南的春雨最富有诗情画意，所谓“杏花春雨江南”，然而春天又太过容易令人感伤；至于江南的秋雨，更是让人心生“悲哉，秋之为气也”与“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悲凉之感。而江南的梅雨，既无伤春之愁绪，亦无悲秋之意境。

每年端午节后，江南便步入了为期约一个月的梅雨季节。此时，由于阴雨连绵，气温相较于阳历5月反倒更为凉爽宜人。

梅雨时节，人们也稍显闲暇，是午季后一个相对农闲的时期。桃、杏、李果实累累，香瓜、西瓜甘甜可口，小麦收割入仓，油菜榨油香气四溢，各种蔬菜也纷纷上市。正如农谚所言：“天养人，肥禄禄；人养人，瘦见骨。”

孩提时代，每年的这个时节，我蹲坐在门埠子（石门槛）上玩泥巴，做手枪、拖拉机、小狗小猫等各种玩具，或在树荫下与小朋友们玩得子（抓石子）游戏，一边听着树上如唱歌般的蝉鸣声；“唧依唧依”，一边闻着从灶屋里飘出的香油味。母亲正用刚轧好（“碾好”的意思）的面粉做小炸、馓子，或者发馒头，赶汤面，做饺骨汤（面疙瘩）。我们江南乃鱼米之乡，以水稻为主，旱地少，小麦种得少，所以家家都很稀罕，往往只在青黄不接的日子做一个过渡粮，到了双抢后，吃上新了，面粉就吃光了。

还有就是戏水。我家在半山腰，屋上是红土坎，一下雨，土坎

子上就有许多喷泉，我用从村西钟仓乡第一轮窑厂里“偷”来的废旧水管子插进一个“冒水窿”里，将水引到门口来玩，玩伴们小乐、小龙、小彪等也都跑来玩，我们赤着脚，尽情地玩着水，欢笑声在场上空飘扬。

梅雨季节，江河湖泊池塘都是水满为患，而这时抓鱼捉虾则是小孩们的最爱。雨是一阵一阵地下，雨暂停的时候，山上洪水沿着梯田间的水沟冲下山去，池塘里的鱼不是逃逸就是由下游戏水而来，我们用竹篮子、箩子、虾摊、网篮、捞兜、虾耙子等各种渔具去水沟里抓鱼，虽然身上一身泥水，被大人打骂，说我们是“渔老鸨子”，但仍然不减我们的捉鱼弄虾之乐。有时人家门口小水凼里养的鱼被水冲出来，所以我们一不小心就能在走路的时候捡一条鱼，惊喜不已。还有一次，我和哥哥们在顺安河沿岸团进村九队小圩里村支书张生广家的稻田里抓了十几斤鲫鱼，都是从旁边洪水沟里戏水上来的。

除了捉鱼，我们稍大些后，更热衷于前往下山村池塘里偷采莲藕；再长大些，我们的乐趣则主要集中在了钓鱼之上。梅雨时节，鱼儿最为贪吃，我们或顶着荷叶，或撑着一把伞，或穿着雨衣，在一棵柳树下选好位置，撒下一把米和谷糠，将竹竿伸至荷叶与菱角的缝隙间，垂下挂着蚱蜢或蚯蚓（我们称之为蚬虫）的钓钩，不一会儿便能钓起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儿，有鲫鱼、鲢鱼、鲤鱼、鲑鱼、青鱼、草鱼等，麻孬子、乌鱼、泥鳅、虾子、绿钩子有时也能钓得，最为

扫兴的当数钓到刺鳅了，据说此物有毒，故无人敢食，关键是它浑身是刺，碰不得，非但吃了我们的鱼饵，还将鱼窝里的其它鱼也惊跑了。

江南梅雨季节的天空亦是美不胜收，云卷云舒，变幻无穷。一会儿白云如棉似絮，似骏马奔腾，如高山耸立；一会儿乌云翻滚过山巅，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天昏地暗；一会儿又云开雾散，雨后天晴，空气清新……农谚云：“东虹日头西虹雨”“东虹轰隆西虹雨”。清人赵师秀《约客》诗云：“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梅雨季节的雨通常持续一个月左右，亦有少梅或无梅的年份。譬如2018年，江南梅雨季节好似仅下过一场大雨，是个干旱之年；而常年梅雨季节几乎是天天有雨，正值江南汛期，每年此时，防汛工作都是江南的重中之重。

1998年至2001年，我于乡下隐居。梅雨时节，我待雨停后便独自一人漫步于屋后山顶的小径上，有时撑伞在雨中徜徉，村民们皆以异样的眼光看我，却不知其中的乐趣，犹如欧阳修《醉翁亭记》中所言：“人不知从太守游之乐其乐也。”此时，远处青山被白云缭绕，脚下的村庄与顺安河清晰可见，沿河两岸一块块绿的黄的稻田犹如地毯般铺展，美不胜收。

我爱江南，更挚爱江南的梅雨季节。江南的梅雨季节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季节，宛如人生的盛年，从不轻言失败，从不轻易落泪，永口气馁，勇往直前。



郎坑村，隐匿于山水间的一颗明珠，静卧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的东南角，巧妙地镶嵌在铜陵、青阳、南陵三地交界处，宛如一处被时光偏爱的世外桃源。

夏日的一日清晨，我与一群老同学满怀对美丽乡村的憧憬，乘坐公交车缓缓驶向郎坑村。车窗外，天气变幻莫测，时而阳光洒落，时而细雨轻敲，为这场乡村之行增添了几分诗意与期待。雨后的郎坑村，仿佛是大自然用最饱满的色彩精心绘制的水墨长卷。漫步在乡间小道上，大家被眼前的美景深深吸引。白云悠悠，绿树成荫，溪水潺潺，村内的菜园里蔬菜鲜嫩欲滴，果树上果实累累，散发出诱人的果香。

郎坑村尽管远离铜陵市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风貌仍令人向往。这里属于典型的低山丘陵地带，“八山一水半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的地貌，构成了一幅天然的田园画卷。青山连绵，碧水潺潺，为这片土地赋予了无尽的灵动与诗意。村民们世代守着这片土地，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也涌现出许多独具特色的能人，他们凭借勤劳与智慧，在这片土地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幸福篇章。

走进郎坑九房的“徐氏豆腐店”，浓郁的豆香扑鼻而来。店内，一块块印有“九”字的豆腐整齐地泡在水盆之中。这家豆腐店虽没有华丽的店面，却以其纯正的乡村味道吸引着远近游客。大家纷纷挑选豆腐和干子，希望将这份美味带回家，与家人朋友分享，同时也为乡村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随后，众人走进挖葛专业户家中，主人热情地介绍葛根特性和葛

粉的功效。这些葛粉是他们全家深入山林，历经艰辛采挖到的野生葛根，再经过多道繁琐工序制作而成。大家纷纷购买了几斤葛粉，既想滋养身体，又想留下对郎坑村的美好记忆。遗憾的是，未能购买到当地的黑猪肉，因为这里的屠宰户只在特定日子杀猪，且黑猪肉供不应求。

在多次到访郎坑村的过程中，每一次都能收获不同的惊喜与感动。这次更是意外遇到了郎坑村的老支书傅书记。老支书虽已年逾古稀，但精神矍铄，对这片土地充满眷恋与热爱。得知众人对郎坑村的历史文化感兴趣，老支书热情地当起了导游，娓娓道来郎坑村名字的来历、村里的历史轶事，并亲自带领大家参观明代古石桥。

村口左手边，一条狭窄的水泥路蜿蜒向前，两旁古朴的平房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沿着这条路前行，一座保存完好的古石桥映入眼帘。石柱上，“幸福桥”和“文明村”几个大字鲜艳夺目，历经岁月洗礼仍清晰可见。据老支书介绍，这条水泥路原是由青石板铺就，是从顺安通往青阳、九华方向的重要通道，明代官府还在此设立了驿站。然而，由于郎坑村远离城镇，交通不便，加之山高林密，这里曾成为土匪强盗的聚集地。村民们深受其扰，官府虽多次派兵剿匪，却未能根除祸患。

直到抗战时期，一个连的川军驻扎在此，在石桥边设卡收税、检查来往行人。川军战士们日夜坚守，不仅保障了官道物资运输的畅通无阻，还如一道坚固的屏障，震慑住了不法之徒。自此，郎坑村终于摆脱了匪患的阴霾，重归宁静祥和。川军连长为人正直，治军严明，与当地百姓相处融洽，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直到后来渡江战役打响，这支部队才奉命撤退，后来在青阳起义，集体加入解放军，踏

上南下的征程。

站在古老的石桥上，脚下的溪水潺潺流淌，仿佛在诉说着过往的岁月。听着老支书的讲述，众人仿佛穿越了时空，对郎坑村的历史有了更深入地了解。然而，从老支书的话语中，也感受到了一丝伤感。他感慨道，曾经村里的学校热闹非凡，校园里书声琅琅，欢声笑语不断。可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多数年轻人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纷纷离开了山村，前往城市打拼。学校因生源不足被迫关闭，孩子们只能到十多里外的学校去上学。老支书虽已年迈，但一直怀揣着收集整理郎坑村历史的心愿，希望让更多人了解这里的故事，记住这份独特的乡村记忆。然而，他深感力不从心，殷切希望能有更多年轻有文化的人参与进来，共同守护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夕阳西下，余晖洒在郎坑村的每一个角落，为它披上了一层金色的纱衣。告别了老支书，带着满满的收获和些许的遗憾，踏上了归程。此次郎坑之行，不仅领略了美丽乡村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更感受到了乡村发展的变迁，以及老一辈人对家乡的深厚情怀与殷切期盼。这份美好的记忆，将永远留在心中，期待着下一次与郎坑村的重逢。

美丽乡村郎坑行

□徐维林

寻书潘家园

□崔国发



2013年3月，我到北京学习研修时，曾在朋友博客上知悉，北京有个潘家园旧货市场，那里的旧书摊可谓庭若

市，亲眼所见，确实如此。我这个人，不抽烟也不嗜酒，就是喜欢买书看书，对于书的偏爱，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几十年来，不管走到哪个城市，哪怕是再忙，也总要抽点时间去书市看看，在家时，每天傍晚散步也总是喜欢跑到旧书摊上凑个热闹，久而久之，我家书房四壁，各种图书挤挤挨挨、汗牛充栋，虽坐拥书斋可使自己的内心感到非常惬意，但若再要买书，就没有地方存放了，因为时间再去慢慢品读吧。有闲的时候，目睹书架上里三层外三层码着的砖头样的典籍，却又不知读哪本好，于是便站在书架边上，随便翻翻，蜻蜓点水似的，他们并未给我带来多少实质性的文化赍足。

可是说归说，记得那年三月的一个早晨，起床时见北京的天气晴好，又是双休日，我经不住书的诱惑，从我下榻的地方坐上地铁，从四号线转道十号线，直奔潘家园旧书摊。一眼望不到边的东西两片书摊，让我眼花缭乱，我一时不知从哪里开始遴选，也不知道这里到底有多少我感兴趣的书。几个小时过去了，手上几乎一无所获，原来那里铺天盖地的是一些书画之类的书，以及人们作为收藏的一些老照片、老报纸、老期刊，它们甚至于价值连城，但我对这些东西只是一掠而过，一是囊中羞涩，二是那些我看重的中外名家名著，本人家里几乎都有了，况且我不是藏书家和版本学家，没有必要花那个钱去选古色古香的版本或珍本孤本。来潘家园之前，我原计划在此选一些诗歌或散文诗一类的作品，特别是过去的散文诗理论与批评专著，因为有些书是很多年前出版的，我手头上没有。我万万没有想到，遍访所有的书摊，只找到一本薄薄的、编选质量平平的散文诗集，而因为它属于包括散文、小说、散文诗、日记的丛书中的一本，摊主还不愿意拆零卖，我便摇头作罢。在这里，现当代诗歌之类的书很少，有点名气的诗人的那些有点名气的诗集就更少，最后我一本诗集都未买到。我问摊主为何这类的书少，他们说，当代诗和散文诗的

书籍不太好卖。这在我感到遗憾的同时，不免深深地感叹，诗歌和散文诗越来越被边缘化了，诗歌已越来越淡出人们的阅读视野了。

中午吃过快餐之后，我仍耐着性子转悠，好不容易来书市一趟，总不能空手而归吧。好在这些年来，我虽然写一些姑且称之为散文诗的文字，但在阅读的覆盖面上却不仅仅拘泥于散文诗读本，包括小说、散文、随笔、评论甚至于历史、文化、民俗、艺术之类的闲书，都为我所欢迎，特别是近年来，我对艺术哲学和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此，在那鳞次栉比的书摊上，我先买下了三本美学与哲学的书，一本是法国著名的文艺科学家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美学》，作者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比照结构主义理论，首先从语言系统的角度，研究分析了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问题，进而也象征性地把这一理论运用于各种艺术领域。我虽还未及细读，但从书的内容上看，这本关于符号学原理的美学著作，对于我来说，至少可以开阔新的理论视野。一本是英国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罗素的《幸福之路》，该书由吴默明、金钊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封面刊有北大教授何怀宏的推荐语：“亚里士多德论述过哲学家纯粹思辨的幸福；帕斯卡尔描述过圣者皈依洞见的幸福；至于大多数人如何把握日常生活幸福，我以为，罗素在这本书中的论述是最为精彩纷呈和实用有效的。”该书以徐志摩《罗素又来说话了》作为代前言。还有一本是国内学者邵元宝所译、海德格尔所著的《人，诗意地安居》，列入上海远东出版社“火凤凰文库”，书中是这样推介的：该书“从海德格尔的著作中精选出的一百六十余条语段，以‘存在的真理、思想的任务、语言是存在的家、人诗意地安居、技术和人类的命运’为部分五章，大致勾勒出海氏思想的轮廓与话题中心。”这些书读起来或许费劲，一旦悟出其中的永恒之道与思想之道，就能给予我们以启迪，乃是“无用中的大用”，又何乐而不为？

转眼就到了下午三点半钟，西边书摊的老板逐渐地将旧书装袋了，我又跑到东边的书摊长巷，那里

的书不用搬来搬去，每个摊位都有一个铁书架子，收起来一把锁锁起来就可以了，因而他们摆起来可能时间更长一些。听一些素不相识的淘友议论，早上买书有更多质量高的书可供选择，但摊主喊的价稍贵一些，到了下午，不少好书被人选走了，剩下的书在收摊之前价格更为便宜，不少好书都是二至三元成交。看到一些书，虽然我曾学院图书馆借读过它们，但因价格过低，我还是买了十几本，散文集有张承志的《风土与山河》、韩作荣的《半鹈鹕随笔》和《岛崎藤村散文选》《周聚散文选》，文化专著有俞敏洪著的《生命如一泓清水》和陈同艺著的《影坛夜话》，俞敏洪是新东方创始人，著名英语教学与管理专家，我那念大学的儿子对他的著作尤为钦佩，我对他的演讲甚为尊崇，这本书上收录了不少他的讲话与演讲，使人对人生、幸福与梦想的实现均有所启迪，对人的能力、工作与发展关系的阐发亦不无裨益。与此同时，近些年我对中外电影发展史和对电影的鉴赏产生了兴趣，平时也注意搜罗这方面的资料，对拓展自己的艺术知识面可能有一些帮助。买得最多的还是小说书了，它们是现代小说家穆时英的小说集、杨绛的长篇《洗澡》、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王安忆的《长恨歌》、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这五本小说加起来还不到二十元，而且是正版，品相又好，我便将它们悉数收入囊中，希望将来有兴趣再次重温，其实有的书多读几遍也不失为一个阅读好方法。

淘书是一种快乐，非为省那几十块钱，而是寻找在“淘”的过程中那种高雅的乐趣。我们在对那些五花八门的书进行选择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检验自己的眼光，体现自己的文化素养，这更有助于我们心灵的充盈。当然也有自己的苦，一天泡在书摊前，低头注目得久了，不曾料到我的颈椎病又犯了，颈子又酸又胀，眼睛老花，膝关节又因经常蹲下来而显得精力不济。但与现场那些背着袋子兴高采烈地选书的耄耋老人相比，我真感到非常惭愧。



清廉志

□李玉珍

党纪如山铭在心，廉洁从业正身行。
清风拂面拂尘去，明月照心照路明。
公正无私为民众，廉洁奉公守章程。
一腔热血为家国，两袖清风留美名。

贪腐之心不可有，廉洁之志当常存。
公私分明心无愧，名利淡泊自超群。
勤政为民人称颂，廉政为民业永兴。
警钟长鸣心自警，廉洁从业福满门。

（铜冠矿建 选送）